

石金沙 费宇梅〇著

玫瑰海棠

花开花去芳馥郁，水静水清径自直。

陶玉一个如花若水的女人，曾经很受伤，她选择在自我封闭中沉溺。后来，她发现帮助他人即是救赎自我。从此，她的生
命如「玫瑰海棠」一般，在经历严冬的磨难后，荣绽放……



群众出版社

玫瑰海棠

石金沙 费宇梅◎著

群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玫瑰海棠 / 石金沙，费宇梅著. —北京：群众出版社，2013.6

ISBN 978 - 7 - 5014 - 5130 - 2

I. ①玫… II. ①石… ②费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99877 号



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，由本社负责退换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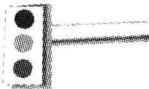
目
录
CONTENTS

- 第一 章 宅女是如何练就的 / 1
第二 章 爆肚还是那个味儿 / 11
第三 章 三百块钱的纠纷 / 23
第四 章 老朴的影子 / 37
第五 章 就知道你点儿背 / 49
第六 章 要的就是这个刺激 / 59
第七 章 高强抛出的“炸弹” / 69
第八 章 一只鸟引发的交通事故 / 83
第九 章 真希望他们都是有钱人 / 93
第十 章 美女额头上的伤疤 / 101
第十一 章 老牛今天有点儿累 / 109
第十二 章 与何佳佳的“战争” / 119
第十三 章 肖娜的失落与郭帅的期盼 / 131
第十四 章 调解员到底向着谁说话 / 139
第十五 章 用下巴按响的门铃 / 151
第十六 章 冤大头的赔偿金 / 163
第十七 章 闷骚型男人 / 175
第十八 章 死亡结果出来了 / 183
第十九 章 传说中的表哥 / 195
第二十 章 鬼使神差的错误 / 203
第二十一 章 不是结局的结局 / 213

第一章

宅女是如何练就的





陶玉总是在想一个问题：一个人如果空虚，到底会是个什么样子？赖床不起？疯狂购物？要不就是拼命地给熟悉或者不那么熟悉的朋友打电话，约各种没有任何主题的饭局？再或许就是投入地做爱？毕竟翻云覆雨的畅快是那么令人神往。总之，要有点儿事儿做才不叫空虚吧。

陶玉更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——用当下年轻人时髦的说法，就是“宅”在家里。

家中的电话铃声一响，把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视的陶玉吓了一激灵。她赶紧起身从沙发上下来，光着脚跑到对面的桌子旁边，接起电话来。

老朴从韩国度假回来，必定要找几个人搓几圈牌的。陶玉早就知道他打电话来没别的事儿。

“没有礼物别见我啊！”陶玉对着听筒说着，眼睛却瞟着电视机上停止的画面。

“哪次空着手了？要不是你老抻着，还用给你什么礼物啊！还不早就跟我一起双双飞了。”

“不贫能死啊！”这是陶玉数落老朴最多的一句话。

“快说，几点？”陶玉感觉有点儿凉，她没穿袜子，只用后脚跟挨着地板。

“还是老钱那儿，九点我过来接你。我晚上跟个律师一起吃晚饭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”

“得了吧，我不去凑热闹。不用接我，我自己过去。晚上见吧。”

挂上老朴的电话，陶玉很快又蜷缩到沙发里，继续按下遥控器的播放键，用最快的速度恢复到刚才的剧情里。她能每天连看十五个小时以上的韩剧，不吃不喝都行，只要有茶和烟就行。这半年，她越来越习惯每天窝在家里，终于不用往外跑、不用应酬了。“爱他妈的倒闭不倒闭，管它呢！”陶玉心烦的时候还是会这样闪念一下，然后就尽量找点儿事做，把那些烦心事儿岔过去。



玫瑰海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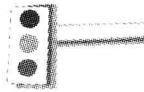
陶玉也不知道她到底是想逃避大勇，还是想躲开和大勇共同合办的那个汽车修理厂，毕竟在那里有太多他们的爱恋与甜蜜，有那么多历历在目的生活记忆。哪怕是和大勇分手后的这四年里，陶玉还是勉强经营着厂子。多亏有老朴他们几个帮衬着。现在好了，她把它关了。确切地说是厂子支撑不下去了，倒闭了。陶玉觉得，她干得太辛苦了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她的心累了。

又换了两张光盘后，陶玉终于起身走进洗手间。镜子里的她蓬头垢面。眼睛略有些浮肿她还算能接受，可那要命的黑眼圈让她实在是无语了。她一直保持用手托住脸那样的姿势歪靠在沙发上，现在她的左脸居然有了深深的褶印，即便她使劲儿在脸上来回搓也很难一下子恢复。她把头发梳成高高的马尾，这种发式其实已经不合适她的年龄，可她偏偏喜欢。她觉得把头发梳成这个样子，年轻了很多，洒脱了很多。她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，每天出门前要花二十分钟的时间盘头，再用各种高档的彩妆把自己那张本来就很白皙的脸勾勒一遍，好让自己在人前显得更加优雅。那时她的身份是内定的老板娘，后来是老板。

现在一切都不需要了。牌桌上那另外三个人谁不了解谁啊！老朴也许还会时不时地偷瞄她。老钱两口子除了牌桌上的东风八万能勾起他们的兴趣，其余的一概不关注。老朴，呵呵，要不就从了他？钱也不少，年龄虽然大了点儿，可这么多年他对陶玉痴心不改。陶玉总是逗他，说他岁数大，不配她。说实话老朴身边女人不少，但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和陶玉开玩笑，说她是“南博万”。老朴对陶玉算是暗恋。哪怕心里再急，他也不敢对陶玉有所妄想。他们之所以能心照不宣地和谐共处，可能都是因为大勇吧。

“你们好啊，思密达！”

“再不来，老朴就接你去了。”



“是吗?”

陶玉风风火火地进了门，不停地跟大家贫着嘴儿，打着招呼，还故作娇嗔地冲老朴使眼色。老朴却不动声色，只是斜靠在沙发上看着她乐。

似乎随着陶玉进门的脚步，老钱媳妇就开始摆牌桌了。哗啦哗啦的麻将牌的碰撞声立刻充斥了整个房间。

“能喘口气吗？半天没喝水，先给口水喝。”陶玉大声说着，好像在暗示谁去给她倒杯水。

“瞧你在家懒的，连口水都不喝啊？”

“我这不有大事嘛，这回的五十四集，终于看完了，要不我才不来呢，耽误工夫啊！”

陶玉指的当然是看韩剧这事。

老钱媳妇和陶玉你一嘴我一嘴地说着，老朴已经把茶水递到陶玉手边。“您请，思密达。”陶玉自然地接过茶杯，才把目光转向靠近的老朴。

“您这趟去还好？”

“嗨，每次还不都那么回事。看看家里的老人，顺便我也算休息休息。”老朴和陶玉此时的对话倒更像对台词，应该是说给另外两个人听的。

“您是每年都要去两次啊，透着您韩国有人。”老朴是朝鲜族，家中不少亲戚在韩国，近年来到韩国旅游度假开始火爆了，老朴飞来飞去的也就有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

“你每天忙什么呢？给你打过几次电话居然都关机。想与世隔绝啊！”

“我忙。韩剧太多了，哪有空啊！关机了你这不也找到我了吗？我倒想与世隔绝呢，正好逃离您这魔掌了。”

陶玉的语速越来越快，她已经很久没和人面对面地聊天了。她是用这种快速说话的频率来刺激一下自己目前的思维。她说话的同时还刻意地来回转动着眼球，似乎要彻底地从那些令人沉迷的韩剧剧情中摆脱出来，以免过会儿在牌桌上自己输得不至于太惨。

玫瑰海棠



“麻星，朴哥，赶紧上桌吧。”老钱媳妇心急而又强忍着的那股劲儿实在是有点儿意思。

“别麻星了啊，现在我‘韩流’着呢。”陶玉嘴里这么说着，侧过身拉出椅子顺势坐到了牌桌前。

“什么规矩啊？我这老不操练好像都不熟了。”

“还是老规矩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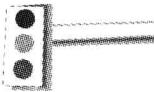
“不行，我都多久没进项了你们不知道怎么地？减半吧。”陶玉在牌桌上失去的记忆好像找回来一些，“我今天可是奔着创收来的啊！”

陶玉喜欢打牌，那还是跟大勇在一起时养成的毛病。那会儿，不管他们的生意好或不好、忙或不忙，他们都离不开牌桌。疯狂的时候除非去厕所必须得离开一会儿了，剩下的时间都是四个人面面相对。如果有多余的人在旁边，那就会给他们沏茶递烟。大家喜欢跟陶玉一起打牌是因为她的牌风比男人还干净利索，从不磨磨叽叽，更没有摔牌骂掷子、输钱吊脸子的毛病。输赢对她来说从来都不重要，总之一句话，那就是大气。

老朴坐在陶玉的对家，似乎只要是他们四个人的牌局，这座次就成了固定的。这还是老朴提出来的，是为避嫌也说不定。但老朴知道，这样他就可以随时不露声色地盯着陶玉看。这个角度的陶玉是最漂亮的。老朴时不时地再抽上一口香烟，烟雾后面低垂眼睑的陶玉更是令他觉得缥缈动人。即便这么分神，老朴几乎每每都是赢家。没办法，久经沙场的战士了。老钱和老钱媳妇倒也开心，他们虽有点儿小输赢，但两口子总体上还是收支平衡的。陶玉输得多，老朴总想在散局后送她的时候把钱还给陶玉，可又觉得这么做把他们两人都瞧小气了。于是，他就给自己个约定：每次牌局过后还会连着一次跟陶玉的饭局。

乌烟瘴气地战斗到凌晨五点，仍然毫无悬念地结束了老钱夫妇一直挂心的这场牌局。陶玉早就是个牌架子了，昏昏欲睡。

抽烟的抽烟，上厕所的也得挨个来。老朴悄悄地出了门，没过一会儿



又回来了。大约又过了十分钟，老朴跟陶玉出了老钱夫妇家的门。

陶玉几乎是闭着眼睛就上了老朴的车。她丝毫没有察觉车窗上的哈气少了许多。老朴刚才已经下楼来把车轰热了。十一月的北京白天已经让人够受的了，这后半夜更是可想而知。

陶玉裹紧大衣蜷缩在副驾驶的座位上。

“你睡会儿吧，一会儿到了我叫你。”

“嗯。”陶玉依然闭着眼睛，听着老朴在耳边这么说着，更像是享受着他的这份关心，她忽然觉得很温暖。终于有个男人的声音，这么温柔又这么自然地出现在她的耳边了。

车子一直平稳地开着。陶玉虽是闭着眼，但微微颤动的眼皮已经暴露了她根本没有睡着。陶玉侧了一下身子，顺势瞟了一眼开车的老朴。老朴专注的神情略带一丝兴奋。

此时的他正盘算着一会儿到了陶玉的楼下他该怎么办。陶玉还是像往常一样拒绝他，还是会有他意想不到的举动。自从有了那第一次和陶玉的床第之欢，他这心里就再也放不下了。他无数次地回味着当时的情形。那次他表现得很不出色，起码他自己是不满意的。因为一切都来得那么突然，他根本没有作好准备就上了陶玉的床。他甚至忘了他和她是谁最先有了那个意思，总之身体里逐渐燃起了不可控制的欲火。他唯一还能记得的，是酒。

老朴的车渐渐地停了下来。

他没有熄灭车子，也没有叫身边的陶玉。双臂就这么搭在方向盘上，他似乎要等着陶玉自己醒来。

“不是说到了叫我么，怎么不吭声啊？”她依旧闭着眼睛。

老朴侧过脸来望着陶玉并不说话，似乎在等着什么，又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。



玫瑰海棠



陶玉并没有着急起身上楼，只是微微地往左侧了一下，算是和老朴有了交流，可眼睛还是闭着。

“还是不让我上楼？”老朴已经得出了今天的答案。

“屋里乱得连我都不愿意回去了，你上去干吗？”

“本来挺利落的一人，怎么把自己的日子弄成这个样子了。”老朴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轻声地数落着陶玉。

“怎么都是混日子呗。”

“这样不行的，你已经这么混了半年了吧。什么事都该过去了。日子还得过，人不能没事干啊，你说呢？”老朴耐心地说着。

“不干。什么都没兴趣。今天要不是你非拉着我玩牌，我连这个都不来。”

“看来，连玩牌都挑不起你的兴趣了。”

陶玉没吭声，车内顿时安静无比，似乎快要能听见他们彼此的心跳和呼吸声了。

“嗯……”陶玉拉长了声音，像是回答着老朴刚才的话，又像是深深地叹着气，“是啊，谁像我这么背啊！快要组建的家没了。后来，所谓的事业也没了。累了。什么都不想做了，也没有精气神干什么了。现在这样也许挺好，吃饱了混天黑。”

他们的话题随着陶玉的自嘲，再一次陷入了尴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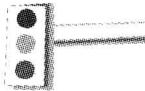
老朴知道今天没机会了，但还是尽自己所能让眼前的陶玉打起精神来。

“过一段给你介绍个事做做，你看怎么样？不管怎么说也是大学本科呢，能力也不缺，就看你想不想干了。”

“不干。”

陶玉的回答是那样肯定。车内的气氛再一次被打压回安静。

“行，再议再议，好吗？我是真不能看着你这么下去了。今天回去先



好好睡个觉，回头我约你，老规矩，请你吃饭。”

陶玉像是得到了通行证，终于睁开眼睛，看了看老朴，又往前探了探身，活动了一下双腿，准备下车。

“行啦，你就别费神了，让我自生自灭去吧。”

“行，行，先不说了，回头我找你。上楼去吧。”

陶玉机械地叮嘱老朴慢点儿开车，然后扭脸去开车门。

“这个给你的。”老朴从车后座拿出一个方盒子递到陶玉面前。

“美容仪。那边买的。你不就喜欢这些么，拿着。”

“我现在连这个心思都没有了，不过还是谢谢你。”陶玉接过老朴的礼物，看不出任何欢喜，有的只是礼貌而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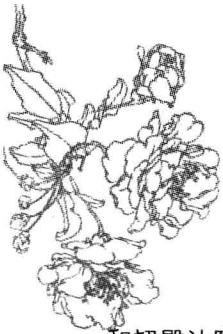
目送着懒洋洋的陶玉上楼，看着她的灯亮了，老朴这才驱车回家。

陶玉是老朴多年来一直暗恋的女人。她漂亮，热情，能力强，但不失小女人的温柔。他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就是喜欢和陶玉在一起，哪怕只是像今天晚上在车里这样，陶玉几乎就没正眼瞧过他，但他还是想去关心她、照顾她。好在现在他们之间已经没有了大勇，他终于有表达的机会了，可陶玉目前的状态令他担忧起来。

陶玉昏昏沉沉地上了楼，走进自己那一片狼藉的小窝。这里真不像是个女人的家了。从里到外，衣服几乎遍布房间的每一个角落，倒是便于她挑选。那些还算不错的家具上的尘土足以说明她已经很久没触碰过它们了。茶几、床头柜上分别摆放的烟灰缸里，密密麻麻的都是烟头，而烟灰却又洒落到外边。饼干的包装袋和空的薯片桶在这个家里也随处可见。

陶玉无视着眼前的一切，顺手将老朴送她的美容仪丢在展示柜上，又将外衣和手包胡乱地扔向沙发。她走进卧室，拿起一件粉红色的浴衣，闻了闻，直奔浴室。她要赶紧洗个热水澡，睡上一觉。

刚从浴室出来的陶玉，面庞宛若桃花，淡淡的浴液香气随着她的体温散发着。她那婀娜的身段被粉红色的浴袍包裹着，曲线分明。高挺的胸部



玫瑰海棠



和翘臀让陶玉有着一般女人所不具备的那种性感与妩媚。她坐在梳妆台前往脸上和胳膊上拍打着爽肤水和护肤液，习惯性地端详着镜子里的自己。当然，最让她满意的还是自己那双清澈的眼睛。这双眼睛曾经让大勇那么迷恋，让其他男人与它对视后不忍错开自己的目光。而陶玉的这双眼睛里就从没容下过别的男人。她无怨无悔地把自己全部托付给了大勇。大勇就是她的一切，是她的支柱，是她的生命。她曾经那么幸福、那么安逸地过着别人羡慕的生活。可眼前的镜子里只剩她孤零零的一个人了。失恋是多数女人都曾经历过的，但对于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、对于一个全身心爱过近十年的女人来说，则是致命的打击。她依然可以正常地吃饭、交友、工作，但她已经失了魂儿。

她居然又不知不觉地窝到沙发上了，随手打开了电视和DVD机。她像是一个贪婪的吸毒者，随即进入了韩剧的新剧情。

第二章

爆肚还是那个味儿





高强一迈进上岛咖啡厅的大门，一股浓浓的咖啡香气便扑面而至。这里比其他地方更令他感到亲切，他喜欢这里弥漫着咖啡香气的暖意。更重要的是，他觉得这里是个谈生意的好地方。

高强随着服务员来到包间。因为他是这里的常客，所以就连服务员领位的脚步都变得更加轻盈。

“先白水，待会点儿。”

高强不等服务员说话就吩咐上了。也许是因为他太忙了，不愿意耽误时间，高强的手机铃声就一直没有停过。

“钱女士啊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开车，不方便接您电话，现在可以了，您请讲。”高强一手接过服务员送上的水，一边认真地听着电话。“嗯，嗯。那对方现在是什么态度？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这个虽然有点儿难度，但我们会尽力的。我们本来就干的是没事挑事的活呀！呵呵。”高强停下来，听对方讲了几句。“虽然这案子是我负责，但您也看到了，马律师也亲自交代了，放心。对方没再找您吧？行，行，我知道了。我们先这样准备，有什么情况，您随时通知我。对，对，犯不着睡不着觉，哈哈哈。”

高强在拨通第四个电话的时候，老朴随着服务员进来了。他们俩用眼神交流了一下，算是打招呼。

老朴坐下来，没忙于脱去羊绒外套，似乎想先适应一下室内的温度。

“张主任，您好，您好。高强。那回跟您说的那个学生您看？嗯，嗯，家是哈尔滨的，对。这不都知道咱们这升学率高，进重点概率大嘛。嗯，嗯。您一定帮我想办法啊。赞助费也好说。嗯，嗯。那我等您信了啊。”

随着高强眉飞色舞的表情不难猜出，他电话里的事还算顺利。

“忙啊，高大律师。”随着高强挂上电话，老朴开腔和他打招呼。

“您来了。不好意思在讲电话，喝点儿什么？”高强往前欠了欠身体，觉得刚才打电话多少对老朴有些失礼。